

造生新境界

謝長倭（緒投）

天帝教天人文化院研究員

摘 要

本文嘗試以創造新境界為目的，由最基礎之哲學理論探討起，分別就形上學的基礎認識，心靈理論的討論並且提出靜坐過程可能的天人合一模型，最後是思想的傳播四個部分，分別探討之。

關鍵字：新境界，鏡像神經元，建構實在論

Creating a New Realm of Lift

Chang-Wei Hsieh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s to create a new realm of life, and discusses with four parts. First of all, I try to construct from the basis of philosophy; The second, investigate the theory of mind which is about "self"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third, give a model of "the heaven-humans unity" during meditation practice. Final, I want to talk about how to propagate your thought, extend your life without your flesh and blood.

造生新境界

謝長倭(緒投)

壹、前言

「境界」一詞產生的很早，其原意就是疆界疆域，指地域的範圍與界限。魏晉時期，「境界」用於佛經的翻譯，詞義增多且虛化，有的指人的感官所涉的對象，多數則用以指修養造詣所達到的某種程度。二十世紀初期的學者王國維(1877~1927)以「境界」為核心，建立了完整的文學批判理論，其汲取了近代西方哲學、美學思想，包含了新時代的內容與意蘊。本文主題主要是受王國維《人間詞話》啟發，以哲學層面為起點探索創造人生新境界之可能性。王氏之《人間詞話》雖以文學批評為主要對象，然而文中之嘉言雋語哲思悠遠，每每發人深省。如：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言氣格、言神韻，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氣格、神韻，末也。境界具，而二者隨之矣。」

所論者雖為文詞，反思宇宙觀、人生觀何嘗不可如是觀？涵靜老人的教化隱然之間也受到王氏思想之影響。最明顯的是涵靜老人將其視為一生最重要思想精華的的一本書《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命名為《新境界》[1]。《新境界》一書涵靜老人認為此書「旨在使人認識宇宙人生新境界，啟發人類開拓生存競爭思想領域」，涵靜老人是位浪漫的理想家，對其信徒不斷主張自我奮鬥與創造方能天人合一回歸宇宙。此宇宙為何？我引用其弟子之一的楊憲東教授[2]在《工程分析》一書序中所說的

音樂家用音符
畫家用彩筆
詩人用詩詞文句
雕刻家用刀
來表達他們的思想

用個更鮮明的例子來講，

「一顆露珠閃爍在夏末早晨的陽光中」

同樣的景致映入不同人的腦中，會以不同的形態表達出來：

詩人用詩詞文句表達他們的感受

音樂家用音符表達露珠在早晨陽光下的跳動

畫家用彩筆記綠描繪露珠晶瑩閃亮的外形

科學家用符號，方程式描述露珠閃爍的行為，為何露珠會閃爍(在陽光的照耀下)，
為何露珠會呈現這樣的外形，既不像圓，也不像橢圓。

文學家、音樂家、畫家、科學家，他們都在做著相同的工作

—用他們熟悉的工具去描述他們所生活的環境。

楊教授是位數學專精的學者，最近幾年更是致力於建立複數力學的理論體系。對於利用複變函數以及控制工程的數學工具對近代物理做全新的詮釋與證明。目前成果豐碩。換句話講吧，他是拿著數學的這把雕刻刀，重新創作基本粒子模型，宇宙的時空模型。在他的專業領域，他就是那複數力學創造出來的微世界之主宰。《人間詞話》第二則這麼說道：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現實二派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本文嘗試以創造新境界為目的，分別就形上學的基礎認識，心靈理論的討論並且提出靜坐過程可能的天人合一模型，最後是思想的傳播四個部分，分別探討之。

貳、當代形上學之發展

形上學(Metaphysics)是哲學中最基本的探討主題，其所追問的問題是：「什麼是實在(Reality)? 什麼是原理(Principle)?」而中文的「形上」一詞來自《易經》所謂的「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下之謂器」因此傳統中國哲學中的「道論」，差不多意思。

在《新境界》一書中第二部與第三部主要分別闡述自然的形而上學以及人的形而上學。由於這是一本宗教教義，闡述的對象為涵靜老人的追隨者以及天帝教信徒。雖然會使用一些類似的科學的語言但意義上與主流的科學文獻有相當大的差異。對其信徒而言《新境界》一書有其獨特的語言，所言有其實在(Reality)。由於語言語義差異太大對有心想深入《新境界》所建構出的微世界的人產生很大的障礙。解決方案有三，第一有人會極端的肯定這書的文字或相反的極端的否定；第二會想將歧異的字詞轉譯，找出會通之處；第三是透過涵靜老人的修行方式進入其「宗教哲學思想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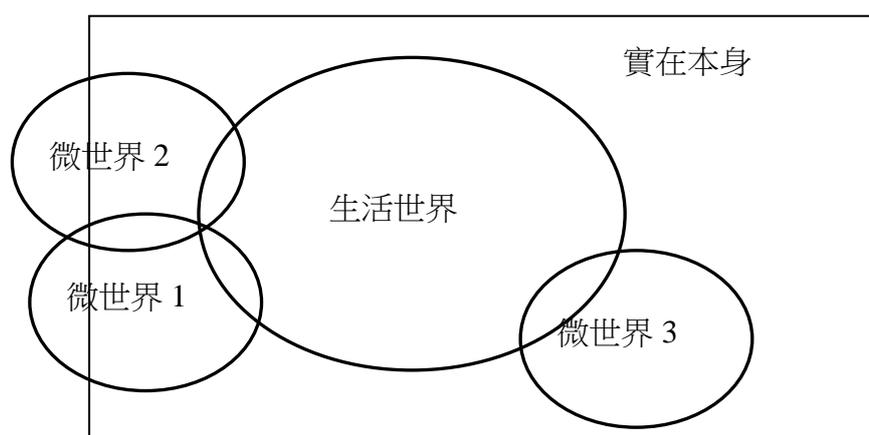
這樣的類似的問題不僅會在宗教上產生，大到中西文化的會通，小到所謂科際整合-不同學科的交流都會產生。而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晚近探討科學哲學的學者有許多

探討，這邊介紹「建構實在論」。

以華爾納教授為主的一批奧地利哲學家 and 科學家創立的建構實在論，公允地講，並不是一種成熟的科學哲學學說，而是一個尚在發育中的科學哲學範式。之所以它能引人矚目，之所以它已多少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則要歸功於它的學科際（interdiscipline，或譯“跨學科”）與文化際（intercultural，或譯“跨文化”）結構。

這邊引用沈清松教授對「建構實在論」的評述，大體上「建構實在論」的興起主要針對三個問題：第一針對維也納學術圈，繼承其先前學派的問題，並加以修正；第二、針對提出科際整合所需的知識論策略；第三、針對科學哲學與科學的關係究竟加以探討。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建構實在論」針對第一個問題提出了「兩重實在論」。這學說將實在(Reality)區分為兩種實在：一種是實在本身（reality itself）；另一為建構的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建構論者認為，所有認知活動都是透過語言來進行，因而強調語言的重要性。不同學科建立的不同術語和不同論述方式來接近實在，例如宗教、社會學、物理學等。這些學科都使用各自的語言來接近實在，結果造成每種學科用自己的語言，不同的理論建立出各自的「微世界」。「建構實在論」假定：將不同的理論、不同的科學、不同的語言所建構的認知活動加起來，可以得到一個建構的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但是建構的實在並不同於實在本身。這樣的策略就如同老子所調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中，道即是實在本身，而可道、可名即是建構的實在。

而沈清松教授在這兩層的實在之間加上一層「生活世界」如下圖所示：



生活世界有一部分是「建構的實在」一部分是「實在本身」。在建構生活世界之時，參與性的建構必須尊重實在本身的韻律。也就是中庸所講的「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及「參贊天地之化育」。若如此生活世界的建構將會向好的方向發展。反之，建構的實在與實在本身並無達到和諧相處導致建構的實在宰制實在本身，便會出現更大的問

題。目前的科技發展正出現這樣嚴重的問題。

而不同微世界間語言就不同，要整合這個問題，不可能就只有使用對方的語言就可以外推對方的微世界。沈教授認主張還要在存有學上外推。除了語言上的外推外還需要在實在本身上的迂迴。例如一個心理學者若要研讀一討論靜坐的心路歷程報告，起初會很困難。但若實際參與靜坐，在閱讀相關研究，便很容易了。

此節我以一句話「**道法自然 建構實在**」作為當代科學哲學發展之小結。

叁、談談「我」以及「我的延伸」

在自然史的領域，整個宇宙的歷程中，心靈的出現屬於相當晚期。事實上我們所謂的精神、認知、道德…等等與心靈或意識相關的活動，是要到人類出現才會有的。以宇宙層面來說，從物質到生命到意識到精神…這樣不斷興起的歷程。就個體而言，一個小孩剛開始也是從取得有生命的身體，懷胎三個月就有意識。而形成完整的心靈還須歷經成長的歷練，也就是中庸所謂的「大學之道」—學習成為大人之途徑。對於身體與心靈的討論，柏拉圖這麼比喻，心靈是船長，身體是船。笛卡爾認為心靈為思想之物，身體是擴延之物。為了解是二者在何處互動，他主張兩者會在大腦中的松果體的位置進行互動。問題是，這麼一主張那麼似乎假定了心靈必須占有空間，那麼心靈就具有物質性。另一點笛卡爾認為心與身是二元的，若有一元論者以心靈位於松果體的論點來辯論自己的主張，實在令人覺得匪夷所思。而一元論者會遭遇到的困境在於：對於身體或心靈的化約，都無法取消對方現象的特殊性。

我引用沈清松教授的主張，身與心二者的關係並非同一層面。身與心的關係有三。其一身體與心靈有自覺與體現的關係。其二身心整體是一個意義系統。其三，身體是現實面，而心靈是可能性。身體是實在的，即使是心靈的活動，諸如想像、認知、道德、宗教……等等，都需要經由身體，取的身體，才能得以實現為現象。心靈開展了可能性；但可能性的實現必須通過身體實踐。

身體與心靈的概念也不限於個體的活動。在人類文化與歷史的過程中，凡屬於可能性的都可以說是屬於心靈；至於凡是可能性的實現、或是已經實現的，都是身體。舉例來說，當你進入圖書館時，彷彿進入知識的身體，圖書典籍都是過去知識與思想已成為身體、成為現象，成現在我們眼前，等待我們解讀其意義、重新發現其中的可能性。如果人能從其中解讀出其他意義與可能性，則書中的心靈得以浮現。當人取的

意義與其他可能性時，也須將他們實現，或著成紀錄，將它體現，使其取得身體。現實、可能性循環不息，蘊育出萬象的宇宙。

這邊要討論的議題以宗教來說就是「靈魂」，亞里斯多德認為靈魂是實體，且死後不朽，而這不朽者當然就是自我了。如果靈魂是自我，那麼靜坐修行的是**有我**還是**無我**？

回到王國維《人間詞話》，提到的「境界」有兩種類型：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這邊的**有我之境**指的是以主觀的態度來看事物而事物沾染上濃濃的個人情感；而**無我之境**則是以客觀的態度來見萬物，放下一切欲念，成為純粹無欲之我，由忘我而到達天人合一、物我一體之境

當一個人被欲望困擾著，會有煩躁不安痛苦之感，這時的心是動的混雜的，與外界事物處於對立的衝突，這時是自我防衛高漲之時。唯有超凡者能在心中充滿矛盾痛苦之時，將她心中的喜怒哀樂、悲愁感嘆昇華為審美的對象欣賞。這是有我者功夫的鍛鍊。

能夠完全擺脫欲望，超然於世俗的功名利祿之外，回歸自然，做純粹的觀照是十分難得的。

主張無我，可以讓人擺脫欲望，超然於俗世心靈得以常保自由與空靈；主張有我則是為了要有主體我的言行負責。總的來說自我還在不斷的形成當中，並不是一個固定之物。因為還在不斷的形成，自我還有許多可能性，可以不斷的自我超越，不應執著有我；就已經形成的自我，已經形成行動語言語的參照點，自我必須承擔責任。

再來要問的是大我？還是小我？首先必須肯定每一個個體的我，也就是小我。但是當我們考慮我們所屬的家庭、社會、宗教團體、國家…等，自我便隨之而擴大到大我的領域中。

若以整個世界做為認同場域，就有世界魂的說法；向強調社會的集體意識的涂爾淦的社會學說，認為所有宗教都是集體意識的運作。

問題是：若是個體只注意自己，往往會忽略自己與整個存在界的關係。另一方面來說，在當前的社會中，個人往往自我逃避，躲在群體運動中，或沉溺於非理性的氣氛，逃避自我的責任。

總結來說，小我是自我發展的起點，如果沒有小我，也就沒有為大我服務的人。社會主義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但如果小我真的犧牲了，那就沒有小我為大我奉獻犧牲了。小我是所有自我實現的起點，而大我是自我實現發展的過程。

心靈問題可說是當今西方哲學界最熱門的問題之一。我們無法直接看穿他人的心，但我們可以由他人的行為意圖所導引，去預測或推想他人的心智狀態。心靈哲學 (Theory of Mind) 主要是探討我者與他者的問題，自我如何理解別人的心靈呢？

當代心靈哲學中，有一派理論認為：我們之所以有解釋、預測他人行為的能是，是因為我們擁有一套常識心理學將常識心理學當成解釋他人行為所依據的理論 (folk psychology as a theory)，我們運用常識心理學的規則、原則來理解他人。因此，常識心理學在理解他人心理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相反的，另一派的理論則不如此認為，他們認為我們有解釋他人行為的能力，並不是因為我們擁有一套常識心理學，而是我們運用自己本有的模擬能力 (simulate)，我們可以將他人的心理狀態，像是信念、欲望等，假裝成是我自己的，經由模擬能力的運用，我就可以解釋他人行為了。因此，常識心理學在解釋他人行為上，並未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是模擬能力才是我們理解他人心理的重要基礎。

以上心靈哲學的討論，不只是哲學家的沉思，近十數年來認知科學的發展，科學家找到了神經層面的基礎，也就是所謂「鏡像神經元系統」 (Mirror Neuron System) 在我們的腦中，有一群可以反映外在世界的特別細胞，使我們能夠理解別人的行為及企圖、彼此溝通，並讓我們能透過學習而將生存技能傳承下去。

於是認為人具有模擬能力的哲學獲得了較大的實驗證據，也就是說人類是天生愛模仿，也喜歡模仿。單看到別人笑時，鏡像神經元讓我們不由自主的笑了起來；透過面部表情鏡像神經元幫助我們察知別人表情和情緒的變化；也幫助我們的大腦知道別人的意圖，了解別人的意圖。透過這樣的模擬，我們可以跟別人分享情緒、經驗、提供自我與外在環境的連接。

也因為這樣，鏡像神經元研究可以跨足到人類大腦的社交行為，包括宗教。如果宗教像前面涂爾幹所說的是一種集體意識的表現，鏡像神經元可以幫助個體連接到整個群體，而群體的發展需要個體自我約束，於是道德感這樣的心靈層次必須出現。Pyysiainen[9]認為不管宗教的產生是人類為了適應演化，或只是副產品。宗教的產生讓道德約束變成更具象，讓一些虛擬的規範在大腦的模擬系統中變成活生生的對象。例

如，原本是道德規範、人生守則的廿字真言，變成二十位活靈活現的神明，庇佑著信徒。

簡單的講，鏡像神經元的作用可以用一個恕字作代表。摘錄《人生指南》如下：

如字心字。合之為恕。故恕者。我之心亦如人之心。人之心亦如我之心。恕己恕人。兼恕萬物。此恕字之義也。

由小而推至於大。貫徹萬類。無有間隔。夫天生萬物。惟人最靈。人既為萬物之代表。待物能恕。則氣化相感。萬物接踵而隨之。天地亦隨而清明之。坦然蕩然。化濁亂世界以為清平世界。天地萬類不遭斯劫矣。

此節我以一句話「**用心若鏡 能恕物待**」作為心靈及自我探討之小結。

肆、與宇宙的共振

先前我在天人之學研討會發表過《由人體振動模型探討靜坐過程中可能發生之現象》利用振動學的理論基礎建立模型，並利用此模型模擬傳統中醫經脈之現象以及靜坐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現象。

靜坐的現象，會因其學習的理論與知識架構而變化特別是中國傳統哲學強調天人合一，天是一大天人是一小天。對宇宙論的看法會影響靜坐的現象，例如先秦時代，當時的宇宙論為蓋天說，天像帳篷覆蓋大地，有這樣的想法出來，人們會想帳篷需要鈎與繩來撐開，人體若像這樣的宇宙身上理應會有一些線路，於是經絡的理論出現；靜坐過程中可以發現有一些線路存在。

到了東漢時期，張衡提出了渾天說，宇宙像一個雞蛋般，大地像其中的蛋黃居處其中。於是「胎」的說法出現，葛洪提出了胎息，《黃庭經》一開始講「琴心三疊舞胎仙」，以致後來的上中下三丹田的說法，皆是出現在渾天說的宇宙論之後。而天帝教教義對宇宙論亦有其獨到的見解，吾人以為這將會主導整個信徒與追隨者的靜坐反應。

我提出振動學的理論基礎建立模型，並利用此模型模擬傳統中醫經脈之現象以及氣胎現象，還有根據波動的物理原則，振動離開體外會如何變化。

假設吾人體內之波動於頭部經天門發散出來了，由物理的觀點就是一個狹縫繞射的問題，而繞射出來會是怎樣景況，我們做了以下的模擬。

我們假設發射出來的孔徑是一細長的矩形。邊長為 a 、 b 。(其中 $a \gg b$)經過推導，我們知道繞射波之指向性 $D_s(\theta)$

$$D_s(\theta) = \frac{\sin((ka/2) \cdot \sin \theta)}{(ka/2) \cdot \sin \theta};$$

其中 k 為波數，如右圖示。

另一方面這也是天線所產生的圖樣，根據天線的原理，一個好的發射天線，也會是好的接收天線。

簡單的說，可以用一座鐘，來表達我上述的物理規則，鐘振動時，表面的震盪形成駐波節線就像人身上經脈一般，振盪時鐘裡面的駐波也會形成一些能量胞，這好比氣胎，振盪傳遞到外界，如果外界有相同頻率的鐘，二者也會產生共振。所謂的天人合一，可以比喻作人這個小鐘跟宇宙這個大鐘同步共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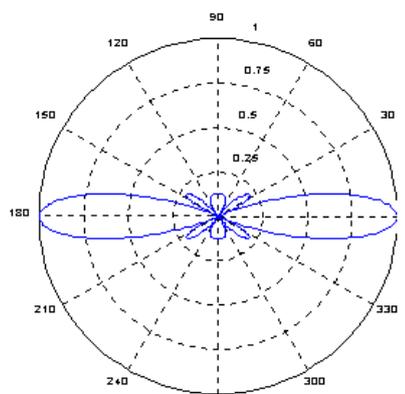


圖 2、 $a/\lambda = 2.5$

此節我以一句話「**身兮坐鐘 同乎玄穹**」作為靜坐歷程之小結。

伍、傳跡流形

由以上諸節所述，生命演進到人類的階段，有了身體與心靈，並且人類追求生命的不朽，這是自我期望不朽，自我的不朽要考慮身體的現實面還有心靈的可能性，而現實面的身體不一定是我們的肉體，回應到最開始說的「**音樂家用音符、畫家用彩筆、詩人用詩詞文句、雕刻家用刀，來表達他們的思想**」生命的不朽，可以用許許多多方式。自我的開展**不僅僅只有在肉體上下功夫**可以實現可能性的媒體還有許多，比如宗教奉獻、藝術創作、甚至於自己的專業工作都是開展可能性的地方。

因此離開了肉體，自我還有發展的機會。例如，當我們進入圖書館時，彷彿進入知識的身體，圖書典籍都是過去知識與思想已成為身體、成為現象，成現在我們眼前，等待我們解讀其意義、重新發現其中的可能性。如果人能從其中解讀出其他意義與可能性，則書中的心靈得以浮現。

今日涵靜老人啟發了許許多多的弟子，在這些人心中涵靜老人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不僅如此，這些人更進一步的實現心中涵靜老人的各種可能性。

此節我以一句話「**影響獨明 時乘六龍**」作為如何傳播影響力之小結。

陸、結語

宗教談長生與永生，創造永恆的世界，這是理想家的願望。即便是理想高渺，建構出這樣的境界必須合乎現實，順乎自然的法則。本文所論者，由最基礎之哲學理論探討起，更進一步討論人類認知心理可行的機制，在靜坐的實踐上提出可行的理論模型，最後探討「自我」的影響力如何傳播。簡而言之可用以下四句話表達：

道法自然 建構實在
用心若鏡 能恕物待
身兮坐鐘 同乎玄穹
影響獨明 時乘六龍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1]天帝教《新境界》台北：帝教出版社，1997年十月
- [2]楊憲東《工程分析》台北：巨擘，1995年
- [3]Firtz Wallner 著(王榮麟 王超群譯)《建構實在論》台北：五南圖書 1997年
- [4]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台北：心理出版，2001年
- [5]沈清松主編《哲學概論》台北：五南圖書，2002年
- [6]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台北：時報出版，2007年
- [7]Marco Iacoboni 著，洪蘭譯《天生愛學樣-發現鏡像神經元：從模仿、學習到同理、了解人我關係的腦際特派員》台北：遠流，2009年

西文部分：

- [8] Translated by Denis C. Mair "The Ultimate Realm-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osmos and Life" T'ienti Teachings Publishing Co. 1994
- [9] Ilkka Pyysiainen, Marc Hauser "The origins of religion: evolved adaptation or by-produc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14 No.3 pp. 104-9 2010